

繡

譜

夫色絲門豔本黃綃之才人弱線添長寔
綠牕之韻事然皆鍼神自調花樣獨矜從
未有鳳子新圖描來珊瑚管駕文舊譜度出
金鍼所以四角脰中空豔璇璣之織七襄
天上難窺雲錦之章也步珊瑚夫人賦若
清芬頌斟世闋夜溫香硯月來初上梅花

春到重簾風起閒
金柳絮和鳴閣裏
劉三妹唱和相隨寫韻
軒中管仲姬丹青獨步
幾疑鳥絲界就但解吟毫
豈知絲縷分來尤工織錦裁紅暈碧脫手而鸞鳳爭騫儼
白妃青蓮目而蜘蛛遜巧莫不妙窮物態
細極神工誠福慧之雙修擅精能於千古

矣迺於璇闈畫靜綺闈宵閒拓粉本於前
人示楷模於後起獨開生面珠曲九而能
穿別具匠心九累十而不墜其擇地也務
爽垲之高明其取式也在宮坊之新樣選
材富則花葉相當設色工則雲霞彌縫而
又極衡量之精嚴追神韻於微茫凡此六

條釐為二卷語精斯妙意簡而賅洵乞巧
之津梁作程功之圭臬繩惟日月星辰之
繪有此大觀直同布帛菽粟之文豈曰小
補也哉澄茅心如昨椎指為慚幼別家山
移節錢而頻隨宦蹠長依梁廡捲井臼而
更乏閒情敢云織素之工徒愧斷機之訓

事一針一線一花一木無不辨其微茫抉
其奧妙分門別類繫以辭不贅以圖亦欲
但存夫已然之迹而神而明之視乎其人
耳丁亥歲杪 家嚴自袁江旋里出以見
示琬自愧錐指不能追摹譜中之萬一而
私淑之心未嘗不時時展卷相對噫天下

豈少慧業之名姝乎是書一出定知不脛而走流播四方繡闥紅闥支頤靜悟觸類旁通得於心而應於手動與天合庶幾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隨所遇而皆有所得哉

道光戊子仲春清明前二日山左古渠邱

年姪女李琬遇謹識於繡餘清課之

西軒

後序

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莫不有
譜也無論日星河嶽亘古不易試思飛潛
動植之類雖屈伸消長月異而歲不同終
不能變其已然之迹離成物而數易其形
也推之齊治均平則以堯舜爲譜格致誠

正則以孔孟爲譜談文章者祖典謨習詩賦者本風騷以及陰陽卜筮雜技百家莫不各有沿襲無非譜也即一人之身五官備四體具自昔至今奚啻恒河沙數卒未聞有無五官無四體而得稱爲人者由此觀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雖

造化亦惟是作於前而述於後也况後天
繼起之事明明有蹊徑可尋有意象可窺
者乎女紅細故也亦小技也無貴賤無智
愚莫不童而習之諸姑伯姊皆能精粗立
判似無待於譜矣然當其構思也結體也
佈局也設色也寫生也傳神也寔包括天

地萬物人事於其中因其業屬婦人女子
薦紳先生不屑道其義即有針神繡聖心
知其妙而口不能言之即口能言之而不
能筆之於書以廣其傳亦閨房之缺陷也
步珊年伯母以著作之才擅丹青之譽乃
出其緒餘創爲繡譜一書自始事以及終

茲御板輿於虹浦獲披瑤闕之鴻文附驥
情殷雕蟲技拙才非東里慚無潤色之勞
惠比南鍼竊顧假年而學

道光八年七月嘉禾荻廬老人朱澄謹叙
於袁江官廨

自序

工居四德之末而繡又特女工之一技耳
古人未有譜之者以其無足重輕也然而
閨闥之間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於此以
其能使好動者靜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
息紛紜壹志凝神潛心玩理固不特大而

施之廟堂小而飾之馨帨莫不瞻黼黻之光得動植之趣也至於師造化以賦形究萬物之情態則又與才人筆墨名手丹青同臻其妙顧習之者因無成法可宗難究其趨輒復厭而棄去何惑乎工於此藝之罕覩其人哉 佩少居三泖長適雙溪問安

視膳之餘主饋調羹之暇輒復拈鍼理綫
樂此不疲茲即管見所及以至習俗之所
不得不革者凡得若干條釐為二卷儻蒙
海內鍼神繡女有以誨其不逮斧藻成篇
或亦女紅之一助云爾

道光辛巳乞巧前一日歸潁川步珊丁佩

續

詩

自序

二

十二種花連理樓

識於零婁官舍

題詞

華亭

顧作琮

瑤枝

分絲擘璽記年年誰向駕針悟秘傳難得
繡奩添著作一時應貴洛陽錢

我宗花樣善翻新雲間刺繡向推露香園為最妙手空

空更軼倫願奉紅閨香一瓣靈芸莫便調

鍼神

婁縣黃醞生蘭初

尋常約素與安紅別有心機纂組功肥瘦
應兼書法論淺深正擬畫家工悟從花草
精神外想落風雲變幻中休向露香園比
擬由來妙手總翻空

繡譜目錄

擇地第一

閒

靜

明

潔

選樣第二

審理

度勢

裁汰

點綴

崇雅

傳神

日月雲霞

真草隸篆

花果草木

禽獸蟲魚

山水人物

取材第三

絨線

綾緞

紗羅

鍼剪

綑架

粉墨

辨色第四

紅

綠

黃

白

藍

黑

紫

藕色

牙色

灰色

醬色

香色

湖色

赭色

月白

天青

金銀

程工第五

齊

光

直

勺

薄

順

密

論品第六

能

巧

妙

神

精工

富麗

清秀

高超

憶自髫齡學繡輒檢成式之最佳者反復
把玩心知其妙而不能言其所以妙也即
或偶有所得疑信參焉忽忽數年愈形其
拙茲讀是編其間議論精詳條分縷析如
選樣取材尚可追摹於萬一至論品一則
出神入化非慧心印悟無迹可求披誦循

環頃開胷臆手錄一過以誌心欽維時炎
氣正熾雨溽雲蒸蚊脚欹斜益慚腕弱而
心所樂從幾忘酷暑不自知毫端鼓舞未
浹旬而告成因識數言謹書簡末

戊子夏日嘉禾亞芬金湘跋於環花閣



繡譜

歸頽川雲間丁佩著

錢唐沈善寶校訂

擇地第一

藝之巧拙因乎心心之巧拙因乎境
誠使牕明几淨雖拙者亦為之改觀

室暗鎧昏雖巧者亦失其故步而且
事迫則潦草堪嗤境囂則精神不聚
凡藝皆然而况辨優絀於微茫爭得
失於毫末者乎故刺繡必以擇地為
最要也

閒

書畫皆可以乘興揮灑繡則積然而成苟
缺一絲通幅即為之減色故較他藝尤難
斷無急就之法或因事冗而求其即成或
因人雜而冀其速就安有心如棼然而能
井井不紊者乎故其境閒而後其心亦閒
百慮悉屏神知自生固未可率爾拈鍼也

靜

詩之美后妃曰幽閒貞靜閒與靜為女子之嫩德而刺繡者尤當首及也故繼閒而論靜靜則其志專而心無物擾靜則其神定而目無他營試觀瞽者必聰聾者必明遂知五官不能並用必凝注於一而後能

運靈明於鍼與指之間辨其出入疎密濃
淡淺深庶無毫髮之憾今使置身於喧譁
紛逐之場雖靈芸復出其能收視返聽而
作一花一葉否耶

明

擇地必先擇爽朗之區秋毫必察而後物

無遁形然所以必求其明者人皆知之而
所以用其明者人或畧焉蓋室雖明矣使
或向陽而坐反致炫耀且損目光况持手
綳必稍向上亦復易於遮蔽惟背明而坐
則光明悉照於掌握之間自然了了故如
牕在左坐宜向右牕在前坐宜向後此一

定之訣也如用絅則斜坐亦可

潔

紩綺有浣濯之方圖畫有遮飾之法繡則
稍有不潔即致昏黯無色既不能浣亦無
可遮故室中必先灑掃極淨床几以及應
用之物皆使不染纖塵然後繡成乃如出

水芙蓉自有一種鮮艷之色否則十指瑩然旋滌旋涴初不知塵垢之所由來也

選樣第二

繡工之有樣猶畫家之有稿其格局
布置即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此最最
宜斟酌成式或失之巧而於理未安
或失之庸而於勢不足或過於繁剪
裁乏術或過於簡枯寂無情須求其

穠纖修短處合宜而又必丰韻天
然栩栩欲活方可入選使昧昧求之
不特様不入時且恐畫虎成犬矣

審理

萬物惟一理耳而一物具一物之理乃有
理之所必無而樣之所恒有者一絲細本

花且如盤盈寸之人馬纔如豆甚或草高
於屋樹軟如綿只求布置停勻初不知實
增其醜也

度勢

次則度勢須於平妥中求抑揚之致於疎
朗中求顧盼之姿於繁茂中求玲瓏於工

整中求活動務使寸練具千里之觀尺幅有萬丈之勢是在分布之得宜尤在物理之諳練

剪裁

史家叙事簡而能該名手作圖繁而不雜剪裁之力也然而文章尚有映帶之法渲

染必有遠近之分繡則不然如或頭緒糾紛景物稠疊恐不能絕無清紊朗若列眉必須刪而又刪務使釐然各判即有互相掩映之處亦必層次井然方免蕪雜耳

點綴

既加裁汰固易施工又恐一覽無餘轉形

枯寂當於可以穿插之處酌為加增又或疎密不甚相稱亦湏稍為點綴如護根草折枝花蝶禽鳥之類皆可因其所宜隨意添入或損之或益之總期於得中合度而已

崇雅

五采章施原期絢爛然而亦有雅俗之分
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縱極華羨
自覺古雅可觀今則隨意繡一折枝刺一
蟲蝶亦必相當相對有如刻板印成甚且
顏色乖違布置顛倒即令光恆陸離難免
方家齒冷矣

傳神

同繡一花也或則迎風笑露鮮艷如生或
則日熯霜摧顛頽欲絕或則春容大雅顧
盼生姿或則拳曲拘攣瑟縮可憎畧舉一
隅他可類及孰工孰拙不辨而知而當其
累線積絲則亦同茲辛苦也曷勿求其形

状之逼肖以翼神韻之兼全也哉

日月雲霞

日須大紅月宜淺白或用淺黃原求其相
肖且不致於相淆所可異者今人每於其
中各繡一字耳月下景物配色却宜稍淡
月中不妨極其絢爛物理然也

雲無定色儘可五采兼施惟交換處須由漸而更或各成一朵方免判然兩截如門成之水田衣耳

凡物皆有一定之色惟雲則可不拘此針黹中使才之地也卿雲在天光華紲縵生當文明之世黼黻鴻猷光昭聖治豈特文

色之淺深積漸而變有內深而外淺者牡丹之類是也有外深而內淺者蓮花之類是也

爪蔬之屬可以入畫者均可入繡惟當辨其形色耳色之斑斕者以雙搓線繡之若其色由深而淺則可用長短針如繡花法

矣

草中以芝蘭為首繡芝如繡雲不妨五色
皆備蘭則間于花與草之間當得其婀娜
之致

護根草須與幅中花木相稱或如松鬚或
如柳針或如苔錢或如書帶水中萍藻溪

畔荻蘆皆可推波助瀾為全幅增色
繡樹在乎枝幹得勢戒軟弱忌臃腫不可
太光必須夭矯秀勁凹凸有稜方妙枝幹
既成次及萼葉松杉楓柳梧竹之屬大小
皆宜以其葉有定形也其他雜木濃陰蔚
然者只宜施之巨幅耳

禽獸蟲魚

禽則積羽而成繡則積絲而成因物肖物
莫妙於此第當於飛鳴食宿之際求其生
動之情喙吻爪距之中辨其純鷺之性而
已

繡禽繡鳳繡獸繡麟以極華美之姿又不

數見之物自可悉沿成式以象文明至如虎豹彪炳獐鹿斑嫋馬麗絲紛牛毛莫辨大而獅象小而嵒貓皆有一定之形惟選樣之能精庶肖形之不謬

蟲類中有蝶如草中有芝禽中有鶴仙品也羅浮之種翅如車輪五色咸備既無定

色亦無定形但須得柶柶之致他如蠅頭
蚊脚蟬翼蜂鬚悉徵絕巧文心宜有豪端
畫意

龍與麟鳳同著滄海朝曦金碧絢爛為繡
中之巨觀其或鯤擊鯉登亦具升騰之象
朱鱗碧水相安游泳之天安在鱗潛宜知

魚樂

山水人物

作山水如作古文結構氣魄穿插照應無法不備此畫家語也繡事亦何莫不然青綠赭墨無一不宜特少皴法耳當於凹凸處用筆畫定而分繡之或下分而中合或

上斷而下連繡成自有一線微痕如披麻
錕線較畫家尤覺遠近分明峯巒稠疊

波致軒然或卧或立浪花噴溢玉碎珠飛

海中之水也澄碧粼粼縠文如織則宜於

金碧樓臺或曲或伸蕭蕭數筆則宜於寒

江野渡

憶昔年春日舟過梁谿斜照滿山嵐光成
彩戲用退紅絨參以牙色繡成遙山一杼
山椒新綠成林溪中碧水鱗次頓覺耳目
一新此亦畫家所未到也

石貴嶙峋橋宜宛轉屋須軒朗樹必玲瓏
切忌模糊自然明秀

人物惟鬚髮最難當將絨綫割成極細之
絲針亦另有一種肌膚亦然尤須鑿淨融
洽絕無針線之迹耳廓目眶鼻端口角均
宜各留一線微痕便覺高低了了衣褶帶
履可以類推

取材第三

以鍼為筆以繅素為紙以絲絨為朱
墨鉛黃取材極約而所用甚廣繡即
閨閣中之翰墨也然欲善其事先利
其器有如造室既成人但瞻輪奐之
羨不知棟梁榱桷經度者幾何時鋸

鑿斧斤磨厲者幾何日而且竹頭木屑皆為有用之材丹艤垣墉豈能憑空幻設總之苟得其用則斷線零纏亦收奇效苟違其用雖鏤金錯采未必羨觀擇之不厭其精蓄之當求其備

絨線

前人多用散絨後乃剖而為線武林吳門
自下皆有之蘇產較細一線可剖為二既
剖之後仍可條分縷析也

綜線亦備五色以圈輪廊可免不齊之患
惟結子用之他如界畫樓臺人物衣褶羽

翼龍鱗亦間有用之者

金銀線製於回人須擇其真者乃不變色
以圓細勻淨為貴又有孔雀線燦爛可愛
翎羽中不可少也

綵綾

刺繡以綵為最綾次之綢絹又其次也但

皆須素地如有花紋繡成光采必減宜擇
細密光潔者為佳

紗羅

以極細銀條紗用單絲穿成或則滿穿或
留素地亦覺斐然可觀惟針孔必有出入
難以渾圓只可聊備一格耳鋪羅則宜用

絨又在穿紗下矣

鍼剪

針產於吾松初不知其妙也後歷燕豫齊
梁用他處所製者輒不能得心應手乃知
松針之所以妙者光也直也細也銳也而
尤在鑄孔之際圓而不偏細而不滯自尖

以上勻圓如一鑄孔。鋒雖稍扁而兩旁皆平不似他鋒幾作釘頭式也。性亦耐久用之數月以後益覺靈滑異常矣。剪則武林為最以其刃銳而鋒銛也。

綑架

綴性易卷綾。終易斜綑架之設。所以救其

槩也四面用零帛聯絡綑定或徑用線聯
必使極正極平然後所繡之絲與綾緞之
絲皆相勻適繡成乃能熨貼耳木質宜輕
門筍宜靈下鍵處宜堅固不動為妙

粉墨

選樣既定即用墨筆臨摹者為上次則用

粉過之粉須極細但有形模可辨即以墨
筆蓋之墨筆易細粉筆較難肥瘦稍有出
入便覺意失形乖故用粉須在有無之間
有未愜意處仍可以墨筆正之耳素纏上
有用朱者法亦與用粉同

辨色第四

雲霞水土花木物物無色不備者此
惟造化能之而欲以人力强為摹仿
則惟畫與繡耳畫家朱綠粉黛濃淡
可以意為且可合二為一合三為一
層出不窮而繡則以染成之絲畧分

深淺而已使非因其所宜斟酌盡善
幾何不看朱成碧而失之毫釐謬以
千里耶

紅

顏色中之極絢爛者紅是也極貴重者亦
惟紅萬綠叢中一點紅能令諸色增麗亦

惟此色先褪便覺全幅黯淡無神况學繡
必從花卉入手此色尤宜多備自大紅至
極淺之色幾與白相類者可分作九種大
紅可當硃砂次則可當洋紅燕支又其次
則粉紅也由深而淺由淺而白亦猶畫家
之渲染耳

朱與紅有別今則悉呼為紅故不另判一色矣

綠

綠與紅並重繡花用綠尤多以枝葉較繁耳自油綠以至葱綠亦可分數種由深而淺由淺而白固已亦可由淺而黃不可不

知

黃

金黃近於赭淡黃近於白韭黃近於綠亦分數種惟於素地色不甚顯須得重色方能襯出耳

白

白為諸色之過文由淺而白復由白而以
次漸深可免判然兩截之弊其色亦類於
黃得重色襯出更覺奕奕有神

藍

藍即青也畫家以花青與臘黃合為草綠
此則物而不化第守本色而已又有全用

此色但分淺深如畫家之以水墨代五色者可分十餘種亦覺淡雅可觀

黑

黑以代墨惜無淺深然以之繡字則不愁書被催成墨未濃矣別有墨繡一種則又以層次玲瓏界限清妙為貴也

紫

紅極而紫花中亦多用之然其色微黯而
滯故宜少用為妙

藕色

藕色或呼為青蓮色極俏麗秀雅惜易退
耳

赭

赭近於黃而與黃迥異山水人物俱不可少擅木中亦作幹用也

牙色

牙色似赭而淺稍帶微紅或呼肉色人物
肌膚非此不可餘亦可以間用之

灰色

灰色可代淺墨分深淺數色宜作樹本亦可與淺赭參用也

醬色

醬色與赭均可作花蒂惟與紫相近其色亦嫌微滯耳

香色

香色較黃稍深除人物衣裳帶履外餘無專屬於諸色中自成一格宜酌用之

湖色

湖色極雅宜用於淺藍淺綠與白過接之
蒙與水光雲色尤近

月白

月白即三藍之淺者較湖色稍深與藍並用自見融洽獨用亦復雅淡宜人

天青

天青似深藍而帶微紅可與白參用繡牽牛花餘亦如香色醬色酌備一格可也

金銀

絲金縷翠繡工之本色也。纍纍均可用之。
至平金鎖金則又於三藍墨繡之外別開
生面矣。銀與金相成第分深淺而已。

程工第五

簫管具陳琴瑟在御同一樂也克諧
與否有律以限之弓矢既張決拾既
佽同一射也中的與否有鵠以招之
夫律之既諧的之既中工拙辨於人
既事而見者也而其所以克諧所以

獲中則甘苦喻於已未事而存者也
卒之輕重疾徐中正強固喻於已者
未嘗不可以語人纍如貫珠發必應
節辨於人者即可以因而律已刺繡
之道亦由是焉姑舉數端聊抒管見

齊

剝犀截玉印泥畫沙皆言齊也齊則界限
分明齊則精神爽朗齊則全體渾融必如
快剪剪成不使一毫出入否則色色俱精
終難免亂頭粗服之誚矣

光

光與齊相因絲絲櫛比既不使一毫出入

輪廓自然光粹然所用絨線苟非理之極
淨則正面必有蒙茸之狀如月華籠霧寶
鏡生塵安得成一段光明錦耶近有繡成
後以微火燎之如織綬法又有未繡時將
絨用皂仁穿過均易變色皆非正本清原
之法也

直

作書宜直直始能正刺繡亦宜直直始能平平如春水覺精采之自生直如朱絃惟緩急之感適耳

勻

不勻則不直不直則不光相因之弊也用

墨勻則字能有血用絨勻則繡亦有肌是
在粗細適均疎密相稱而已

薄

坊繡之易於俗者以其厚耳厚則難勻惟
將絨線判成極細之絲繡成倍覺熨貼無
異彩毫輕染觀之高出紈素之上捫之則

復相平庶稱精妙

順

昔人謂文從字順字也者作文之絲也絲
也者刺繡之字也一絲不順則氣脉全乖
精神俱隔故直則俱直橫則俱橫即使遇
有圓折之處第當以針脚之長短由漸而

轉自然成片倘有一線斜牽但求省力則
疎密厚薄斷難悉稱抑且黯然無光矣此
要訣也

密

密與薄似乎相反而實相成總在一字之
細細則能薄亦惟細始能密耳使剖絨稍

粗則每絲相接之處必微有窪隆不能融合
成一片惟細而密則雖千絲萬縷無異鏡
面鎔成純粹以精非密曷克臻此

論品第六

好尚無一定之規雅俗有不易之則
繡近於文可以文品之高下衡之繡
通於畫可以畫理之淺深評之周規
折矩斐然成章謂之能可也慘淡經
營匠心獨運謂之巧可也丰韻天成

機神流動斯謂之妙變幻不窮殆非
人力乃謂之神披沙揀金鞭心入於
無浮采矣五雲麗日百卉當春無陋
姿矣特標新穎化盡町畦所謂姑射
仙人不食人間烟火者當於逸品中
求之乎

能

象形惟肖專采能精指運目營不失矩度
有如作字則結構嚴謹骨肉停勻有如吟
詩則格局渾成對仗穩愜習之既久此詣
自臻

巧

穿插有情接續無迹或於寸縫之中作疎
閣層樓而不見其溢或於盈丈之間作疎
花片石而未覺其寃自然湊合疑為雲錦
天衣想入微茫何論輿糠舟芥至如指端
成錦盤中作詩則又擅奇巧於千古者矣

妙一

能巧俱備丰韻獨饒妙姿也閒中有味空
際傳神妙趣也舉重若輕化板為活妙技
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妙境也

神

凡事都有神化之境拘樞承蜩工輪刻鳳
點睛飛去斷翼不傷藝也而進於道矣雖

然妙可言也神不可言也妙可幾也神不可
幾也姑存一格以俟其人

精工

純鈞百鍊爐丹九成精也鬼工雕毬春蠶
作繭工也當於摹仿覩見精神配合覩見
精采無非一片精心於細密中求工緻於

純熟中見工夫方有十分工次代毛洗髓
玉潤珠圓謂之精工庶幾無愧

富麗

物之富麗者莫錦繡若也然而丹碧爛然
金彩眩曜非不既富且麗而所以富麗者
初不在此試觀舊家巨族雖縞衣素袂依

然充實輝光嫫母無鹽即勾頰修眉難語
清揚美倩是以茶之於白墨之於黑人皆
知之猶繡之於富麗也而求茶之所以能
白墨之所以能黑是在選茶製墨者矣

清秀

工夫可以由漸而幾惟濁難奏效知慧亦

因人而具惟庸不可醫同一石也或珍如璧或叱為頑秀與庸之別耳同一歌也或而陽春或為巴曲清與濁之分耳清則具見輕靈秀則自然生動

高超

不襲窠臼別具天機在意中出人意表

是必資性獨殊襟懷瀟灑者能之不可以
形迹求也古人於翰墨可以覘人情性惟
繡亦然眉目分明梦寐有致必其道理通
達者也一絲不苟氣靜神恬必其賦性貞
淑者也肌理渾融精神團聚必其秉氣純
和者也否則蒙頭蓋面攣曲支離即使針

神復生亦末如之何已相從心生隱微畢
見又豈特繡之一端而已哉

夫善清風之穆雅具仙才狀春月之和稟
資玉德本之綺慧通乎瑤想莫不書傳唐
韻詞奏盤中葩采所流芬芳共播迺若才
並左姝慧分織女四德之末兼擅婦工三
衢之中均推文繡則如我

師母步珊夫人所著繡譜一書尤女紅之

導師閨房之善則矣

夫人蕙穆徵性苕華表姿肆德象而弗謾
謝釵澤而彌令其歸我

兩橋夫子也警夜鳴梭雲機百六篝燈佐
讀花管一雙整理手迹稱於諸姑飾治微
細巧奪杼女沈沈畫閣一針運靈宛宛紅

閨千絲競態短晷而徐添弱綫凌寒亦春
當花而頻唾繡絨無香自韻活禽生卉都
呈刻露之姿繡虎雕龍彌鬱凌雲之氣比
於咏絮尤見執勤陋彼縫裳徒嗤要襍以
翰墨之馨逸成纂組之奇書足使周官婦
功咸遵典則敬姜紡績共勉組紃綠綺

人奏竒於豪髮黃絹幼婦弗誤於色絲此
眉娘七卷之經趙妹三絕之技莫能專美
並擅勝場矣善寶刻慚楮葉斂比薑芽揅
栗虔脩宜拜經於絳幔珩璜示損許接坐
於青綾黑質赤文歎其神助獻功賦事遜
此心精惟有效襄邑之錦機自勤手狎暗

夜來之裁制俯首鍼神而已錢唐女弟子

沈善寶謹序